

DE HISTORIA STIRPIUM
COMMENTARII INSIGNES

植物志

[德] 莱昂哈特·福克斯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植物志:拉丁文/(德)莱昂哈特·福克斯(Leonhart Fuchs)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寰宇文献)
ISBN 978-7-5675-9165-3

I. ①植… II. ①莱… III. ①植物志-德国-拉丁语
IV. ①Q948.5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96108号

植物志

(德)莱昂哈特·福克斯(Leonhart Fuchs)

特约策划 黄曙辉 徐 辰
责任编辑 庞 坚
特约编辑 许 倩
装帧设计 刘怡霖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59.25
版 次 201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9165-3
定 价 920.00元(精装全一册)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NATURAL HISTORY
UNIVERSAL LIBRARY

西方博物学大系

主编：江晓原

《西方博物学大系》总序

江晓原

《西方博物学大系》收录博物学著作超过一百种，时间跨度为15世纪至1919年，作者分布于16个国家，写作语种有英语、法语、拉丁语、德语、弗莱芒语等，涉及对象包括植物、昆虫、软体动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哺乳动物、鸟类和人类等，西方博物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大备于此编。

中西方“博物”传统及观念之异同

今天中文里的“博物学”一词，学者们认为对应的英语词汇是Natural History，考其本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无现成对应词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博物”一词，与“自然史”当然并不精确相同，甚至还有着相当大的区别，但是在“搜集自然界的物品”这种最原始的含义上，两者确实也大有相通之处，故以“博物学”对译Natural History一词，大体仍属可取，而且已被广泛接受。

已故科学史前辈刘祖慰教授尝言：古代中国人处理知识，如开中药铺，有数十上百小抽屉，将百药分门别类放入其中，即心安矣。刘教授言此，其辞若有憾焉——认为中国人不致力于寻求世界“所以然之理”，故不如西方之分析传统优越。然而古代中国人这种处理知识的风格，正与西方的博物学相通。

与此相对，西方的分析传统致力于探求各种现象和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试图以此解释宇宙运行的原因。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人即孜孜不倦建构各种几何模型，欲用以说明宇宙如何运行，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即为托勒密（Ptolemy）的宇宙体系。

比较两者，差别即在于：古代中国人主要关心外部世界“如何”运行，而以希腊为源头的西方知识传统（西方并非没有别的历史传统，只是未能光大而已）更关心世界“为何”如此运行。在线

性发展无限进步的科学主义观念体系中，我们习惯于认为“为何”是在解决了“如何”之后的更高境界，故西方的分析传统比中国的传统更高明。

然而考之古代实际情形，如此简单的优劣结论未必能够成立。例如以天文学言之，古代东西方世界天文学的终极问题是共同的：给定任意地点和时刻，计算出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七政）的位置。古代中国人虽不致力于建立几何模型去解释七政“为何”如此运行，但他们用抽象的周期叠加（古代巴比伦也使用类似方法），同样能在足够高的精度上计算并预报任意给定地点和时刻的七政位置。而通过持续观察天象变化以统计、收集各种天象周期，同样可视之为富有博物学色彩的活动。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虽然我们已经接受了用“博物学”来对译 Natural History，但中国的博物传统，确实和西方的博物学有一个重大差别——即中国的博物传统是可以容纳怪力乱神的，而西方的博物学基本上没有怪力乱神的位置。

古代中国人的博物传统不限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体现此种传统的典型著作，首推晋代张华《博物志》一书。书名“博物”，其义尽显。此书从内容到分类，无不充分体现它作为中国博物传统的代表资格。

《博物志》中内容，大致可分为五类：一、山川地理知识；二、奇禽异兽描述；三、古代神话材料；四、历史人物传说；五、神仙方伎故事。这五大类，完全符合中国文化中的博物传统，深合中国古代博物传统之旨。第一类，其中涉及宇宙学说，甚至还有“地动”思想，故为科学史家所重视。第二类，其中甚至出现了中国古代长期流传的“守宫砂”传说的早期文献：相传守宫砂点在处女胳膊上，永不褪色，只有性交之后才会自动消失。第三类，古代神话传说，其中甚至包括可猜想为现代“连体人”的记载。第四类，各种著名历史人物，比如三位著名刺客的传说，此三名刺客及所刺对象，历史上皆实有其人。第五类，包括各种古代方术传说，比如中国古代房中养生学说，房中术史上的传说人物之一“青牛道士封君达”等等。前两类与西方的博物学较为接近，但每一类都会带怪力乱神色彩。

“所有的科学不是物理学就是集邮”

在许多人心目中，画画花草图案，做做昆虫标本，拍拍植物照片，这类博物学活动，和精密的数理科学，比如天文学、物理学等等，那是无法同日而语的。博物学显得那么的初级、简单，甚至幼稚。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将“数理程度”作为唯一的标尺，用来衡量一切知识。但凡能够使用数学工具来描述的，或能够进行物理实验的，那就是“硬”科学。使用的数学工具越高深越复杂，似乎就越“硬”；物理实验设备越庞大，花费的金钱越多，似乎就越“高端”、越“先进”……

这样的观念，当然带着浓厚的“物理学沙文主义”色彩，在很多情况下是不正确的。而实际上，即使我们暂且同意上述“物理学沙文主义”的观念，博物学的“科学地位”也仍然可以保住。作为一个学天体物理专业出身，因而经常徜徉在“物理学沙文主义”幻影之下的人，我很乐意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现代天文学家们的研究工作中，仍然有绘制星图，编制星表，以及为此进行的巡天观测等等活动，这些活动和博物学家“寻花问柳”，绘制植物或昆虫图谱，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这里我们不妨重温物理学家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的金句：“所有的科学不是物理学就是集邮(All science is either physics or stamp collecting)。”卢瑟福的这个金句堪称“物理学沙文主义”的极致，连天文学也没被他放在眼里。不过，按照中国传统的“博物”理念，集邮毫无疑问应该是博物学的一部分——尽管古代并没有邮票。卢瑟福的金句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既然在卢瑟福眼里天文学和博物学都只是“集邮”，那岂不就可以将博物学和天文学相提并论了？

如果我们摆脱了科学主义的语境，则西方模式的优越性将进一步被消解。例如，按照霍金(Stephen Hawking)在《大设计》(*The Grand Design*)中的意见，他所认同的是一种“依赖模型的实在论(model-dependent realism)”，即“不存在与图像或理论无关的实在性概念(There is no picture- or theory-independent concept of reality)”。在这样的认识中，我们以前所坚信的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已经不复存在。既然几何模型只不过是对外部世界图像的人为建构，则古代中国人干脆放弃这种建构直奔应用(毕竟在实际应用

中我们只需要知道七政“如何”运行)，又有何不可？

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故事，也可以在类似意义下得到新的解读：“尝百草”当然是富有博物学色彩的活动，神农通过这一活动，得知哪些草能够治病，哪些不能，然而在这个传说中，神农显然没有致力于解释“为何”某些草能够治病而另一些则不能，更不会去建立“模型”以说明之。

“帝国科学”的原罪

今日学者有倡言“博物学复兴”者，用意可有多种，诸如缓解压力、亲近自然、保护环境、绿色生活、可持续发展、科学主义解毒剂等等，皆属美善。编印《西方博物学大系》也是意欲为“博物学复兴”添一助力。

然而，对于这些博物学著作，有一点似乎从未见学者指出过，而鄙意以为，当我们披阅把玩欣赏这些著作时，意识到这一点是必须的。

这百余种著作的时间跨度为15世纪至1919年，注意这个时间跨度，正是西方列强“帝国科学”大行其道的时代。遥想当年，帝国的科学家们乘上帝国的军舰——达尔文在皇家海军“小猎犬号”上就是这样的场景之一，前往那些已经成为帝国的殖民地或还未成为殖民地的“未开化”的遥远地方，通常都是踌躇满志、充满优越感的。

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英国学者法拉在（Patricia Fara）《性、植物学与帝国：林奈与班克斯》（*Sex, Botany and Empire, The Story of Carl Linnaeus and Joseph Banks*）一书中讲述了英国植物学家班克斯（Joseph Banks）的故事。1768年8月15日，班克斯告别未婚妻，登上了澳大利亚军舰“奋进号”。此次“奋进号”的远航是受英国海军部和皇家学会资助，目的是前往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Tahiti，法属海外自治领，另一个常见的译名是“大溪地”）观测一次比较罕见的金星凌日。舰长库克（James Cook）是西方殖民史上最著名的舰长之一，多次远航探险，开拓海外殖民地。他还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和夏威夷群岛的“发现”者，如今以他命名的群岛、海峡、山峰等不胜枚举。

当“奋进号”停靠塔希提岛时，班克斯一下就被当地美丽的

土著女性迷昏了，他在她们的温柔乡里纵情狂欢，连库克舰长都看不下去了，“道德愤怒情绪偷偷溜进了他的日志当中，他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不去批评所见到的滥交行为”，而班克斯纵欲到了“连嫖妓都毫无激情”的地步——这是别人讽刺班克斯的说法，因为对于那时常年航行于茫茫大海上的男性来说，上岸嫖妓通常是一项能够唤起“激情”的活动。

而在“帝国科学”的宏大叙事中，科学家的私德是无关紧要的，人们关注的是科学家做出的科学发现。所以，尽管一面是班克斯在塔希提岛纵欲滥交，一面是他留在故乡的未婚妻正泪眼婆娑地“为远去的心上人绣织背心”，这样典型的“渣男”行径要是放在今天，非被互联网上的口水淹死不可，但是“班克斯很快从他们的分离之苦中走了出来，在外近三年，他活得倒十分滋润”。

法拉不无讽刺地指出了“帝国科学”的实质：“班克斯接管了当地的女性和植物，而库克则保护了大英帝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甚至对班克斯的植物学本身也调侃了一番：“即使是植物学方面的科学术语也充满了性指涉。……这个体系主要依靠花朵之中雌雄生殖器官的数量来进行分类。”据说“要保护年轻妇女不受植物学教育的浸染，他们严令禁止各种各样的植物采集探险活动”。这简直就是将植物学看成一种“涉黄”的淫秽色情活动了。

在意识形态强烈影响着我们的学术话语的时代，上面的故事通常是这样被描述的：库克舰长的“奋进号”军舰对殖民地和尚未成为殖民地的那些地方的所谓“访问”，其实是殖民者耀武扬威的侵略，搭载着达尔文的“小猎犬号”军舰也是同样行径；班克斯和当地女性的纵欲狂欢，当然是殖民者对土著妇女令人发指的蹂躏；即使是他采集当地植物标本的“科学考察”，也可以视为殖民者“窃取当地经济情报”的罪恶行为。

后来改革开放，上面那种意识形态话语被抛弃了，但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忘记或有意回避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这个层面，只歌颂这些军舰上的科学家的伟大发现和成就，例如达尔文随着“小猎犬号”的航行，早已成为一曲祥和优美的科学颂歌。

其实达尔文也未能免俗，他在远航中也乐意与土著女性打打交道，当然他没有像班克斯那样滥情纵欲。在达尔文为“小猎犬号”远航写的《环球游记》中，我们读到：“回程途中我们遇到一群

黑人姑娘在聚会，……我们笑着看了很久，还给了她们一些钱，这着实令她们欣喜一番，拿着钱尖声大笑起来，很远还能听到那愉悦的笑声。”

有趣的是，在班克斯在塔希提岛纵欲六十多年后，达尔文随着“小猎犬号”也来到了塔希提岛，岛上的土著女性同样引起了达尔文的注意，在《环球游记》中他写道：“我对这里妇女的外貌感到有些失望，然而她们却很爱美，把一朵白花或者红花戴在脑后的发髻上……”接着他以居高临下的笔调描述了当地女性的几种发饰。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在别的民族土地上采集植物动物标本、测量地质水文数据等等的“科学考察”行为，有没有合法性问题？有没有侵犯主权的问题？这些行为得到当地人的同意了吗？当地人知道这些行为的性质和意义吗？他们有知情权吗？……这些问题，在今天的国际交往中，确实都是存在的。

也许有人会为这些帝国科学家辩解说：那时当地土著尚在未开化或半开化状态中，他们哪有“国家主权”的意识啊？他们也没有制止帝国科学家的考察活动啊。但是，这样的辩解是无法成立的。

姑不论当地土著当时究竟有没有试图制止帝国科学家的“科学考察”行为，现在早已不得而知，只要殖民者没有记录下来，我们通常就无法知道。况且殖民者有军舰有枪炮，土著就是想制止也无能为力。正如法拉所描述的：“在几个塔希提人被杀之后，一套行之有效的易货贸易体制建立了起来。”

即使土著因为无知而没有制止帝国科学家的“科学考察”行为，这事也很像一个成年人闯进别人的家，难道因为那家只有不懂事的小孩子，闯入者就可以随便打探那家的隐私、拿走那家的东西、甚至将那家的房屋土地据为己有吗？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殖民者就是这样干的。所以，所谓的“帝国科学”，其实是有着原罪的。

如果沿用上述比喻，现在的局面是，家家户户都不会只有不懂事的孩子了，所以任何外来者要想进行“科学探索”，他也得和这家主人达成共识，得到这家主人的允许才能够进行。即使这种共识的达成依赖于利益的交换，至少也不能单方面强加于人。

博物学在今日中国

博物学在今日中国之复兴，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提倡之功殊不可没。自刘教授大力提倡之后，各界人士纷纷跟进，仿佛昔日蔡锷在云南起兵反袁之“滇黔首义，薄海同钦，一檄遥传，景从恐后”光景，这当然是和博物学本身特点密切相关的。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当下，为何博物学在它繁荣时尚的阶段，就会应者云集？深究起来，恐怕和博物学本身的特点有关。博物学没有复杂的理论结构，它的专业训练也相对容易，至少没有天文学、物理学那样的数理“门槛”，所以和一些数理学科相比，博物学可以有更多的自学成才者。这次编印的《西方博物学大系》，卷帙浩繁，蔚为大观，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还有一点明显的差别必须在此处强调指出：用刘华杰教授喜欢的术语来说，《西方博物学大系》所收入的百余种著作，绝大部分属于“一阶”性质的工作，即直接对博物学作出了贡献的著作。事实上，这也是它们被收入《西方博物学大系》的主要理由之一。而在中国国内目前已经相当热的博物学时尚潮流中，绝大部分已经出版的书籍，不是属于“二阶”性质（比如介绍西方的博物学成就），就是文学性的吟风咏月野草闲花。

要寻找中国当代学者在博物学方面的“一阶”著作，如果有之，以笔者之孤陋寡闻，唯有刘华杰教授的《檀岛花事——夏威夷植物日记》三卷，可以当之。这是刘教授在夏威夷群岛实地考察当地植物的成果，不仅属于直接对博物学作出贡献之作，而且至少在形式上将昔日“帝国科学”的逻辑反其道而用之，岂不快哉！

2018年6月5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莱昂哈特·福克斯
(Leonhart Fuchs)

莱昂哈特·福克斯(Leonhart Fuchs, 1501—1566), 德国植物学家。生于维姆丁一个富裕家庭。16岁取得学士学位, 23岁即成为医学博士, 并在慕尼黑开业行医多年。后被图宾根大学聘为教授, 教授解剖学和草药学, 并七次出任该校校长。卒于图宾根。他是和布伦费尔斯(Otto Brunfels, 1489—1534)齐名的北方文艺复兴时期植物学大家, 其植物学研究, 打破了之前1500百年来迪奥科里斯(Dioscorides, 20—?)著作《药物论》的垄断地位, 改变了西方植物学界只重草药研究的学术习惯, 是名副其实的德国植物学之父。

《植物志》于1542年推出时, 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世界植物学领域仍是《药物论》一统天下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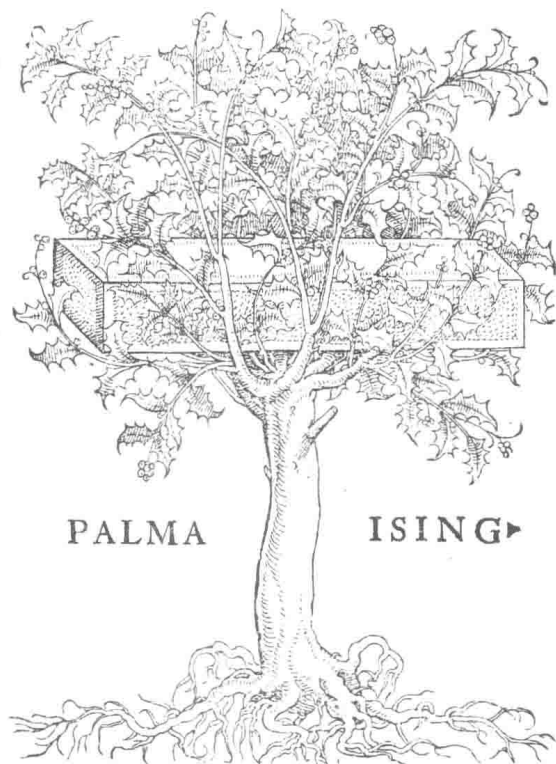
在这本近千页的著作中, 福克斯从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本草学著作出发, 旁征博引, 不但介绍植物的药效, 还详尽描述了植物的生态与外形, 推动现代植物学从本草学脱胎而出。本书详细介绍了德国诸邦本地植物400种, 外国植物约100种, 其中40种为全新分类, 以拉丁文及若干其他语言予以分类命名, 介绍其各自的形态、产地、气质(当时医学认为植物——特别是药草——分为冷、热、湿、干这四气质)与药效。同时, 附有500多幅根据植物标本绘制的精美木版画, 确立了后世植物学书籍的刊行模式。今据原版影印。

DE HISTORIA STIR-
PIVM COMMENTARII INSIGNES, MA-
XIMIS IMPENSIS ET VIGILIIS ELA-
BORATI, ADIECTIS EARVNDEM VIVIS PLVSQVAM
quingentis imaginibus, nunquam antea ad naturæ imitationem artificiosius effi-
ctis & expressis, LEONHARTO FVCHSIO medico hac
nostra ætate longè clarissimo, autore.

Regiones peregrinas pleriq; alij alias, sumptu ingenti, studio indefesso, nec sine discrimine vitæ non-
nunquam, adierunt, ut simplicium materiæ cognoscendæ facultatem compararent sibi;
eam tibi materiam uniuersam summo & impensarum & temporis compendio,
procul discrimine omni, tanquam in uiuo iucundissimoq; uiridario,
magna cum uoluptate, hinc cognoscere licebit.

Accersit rjs succincta admodum uocum difficilium & obscurarum
palsim in hoc opere occurrentium explicatio,

Vnà cum quadruplici Indice, quorum primus quidem stirpium nomencla-
turas græcas, alter latinas, tertius officinis seplasiariorum &
herbarijs usitatas, quartus germanicas continebit,



*Cautum præterea est inuictissimi CAROLI Imperatoris decreto, ne quis
* alius impunè usquam locorum hos de stirpium historia com-
mentarios excudat, iuxta tenorem priuilegij
antè à nobis euulgati.*

BASILEAE, IN OFFICINA ISINGRINIANA,
ANNO CHRISTI M. D. XLII.

LEONHARTVS FVCHSIVS
AETATIS SVÆ ANNO XLI.



ILLVSTRISSIMO ET CHRISTIANISSIMO
 PRINCIPI AC DOMINO, DOMINO IOACHIMO, SACRI RO-
 MANI IMPERII ELECTORI, MARCHIONI BRANDENBVR-
 genſi, Stetinæ, Pomeraniæ, Caſſuborum, Sclauorumq; Duci, Burg-
 graui Norimbergenti, necnon Rugiæ Principi, Domino
 ſuo longè clementiſſimo, LEONHARTVS
 Fuchſius medicus S. P. D.



VANQVAM uniuerſa medicina nullis non ſeculis glorioſa &
 diuina ſit habita, Illuſtriſſime ac generoſiſſime PRINCEPS, ta-
 men in hoc eius ſummo ſplendore ſemper plus laudis, admiratio-
 nis ac ponderis, ea illius pars quæ naturas ſtirpiũ ueſtigat rima-
 turq; obtinuit: idq; partim quod uetuftate, cuius maxima ſemper
 apud omnes autoritas & ueneratio fuit, eſſet antiquiſſima: par-
 tim etiam quod iucunda, utilis & neceſſaria eius eſſet cogitio.

Herbaria medici
 nam multũ admi-
 rationis & lau-
 dis ſemper obia-
 uiſſe.

Nam cum reliquæ propemodum omnes artes, ſtimulatque à Deo

Stirpium origo
 diuina.

opt. max. creatus eſt homo, inuentæ ſint, ac ſubinde multorum induſtria auctæ, ſolæ herbæ
 poſt condita ſtatim elementa, nulloq; adhuc exiſtente homine, unà cum diuinis ſuis uiribus,
 ita iubente Deo, è terræ latebris eruperūt. Vi hoc nomine nullius rei aut artis inuentio ue-
 rius quàm medicinæ et ſtirpium, Deo aſſignetur. Quod ſi tamen quiſpiam ijs quæ aſſerui-
 mus impudenter reclamare audeat, huic quidem Moſen, omnium qui ſcripſerunt uetuiſtiſi-
 mum teſtem, utpote ante quem nullum alium inuenies ſcriptorem, neq; apud Chaldæos, neq;
 Aegyptios, neq; Phœnices, neque Græcos, quæ tamen ſunt uetuiſtiores nationes, oppone-
 mus, qui palàm quod nos, in Geſi ſua affirmat. Neq; eſt cur inſolenter & contumelioſe
 quis illius teſtimoniũ repudiet aut aſpernetur, ut quem nõ noſtri modò, ſed & profani quiq;
 nunquam non admirati ſunt, ſummisq; extulerunt laudibus: quem etiam uenerandum ueridi-
 cumq; ipſa uetuiſtas facit. Siquidem hæc ipſa, Cicerone teſte, proximè ad deos accedit: qua-
 propter quo propius abeſt ab ortu, et diuina progenie, hoc melius ea quæ uera ſunt retinet.
 Proinde haud temerè quotquot unquam extiterunt homines, adhiberi fidem uenerandæ ue-
 tuſtati conſtanter aſſeruerunt. Cæterum non ſolum Moſes, ſed etiam quotquot eum ſequi-
 ti ſunt poëtæ & hiſtorici, Aegyptia exculti diſciplina, herbarum originem & inuentionem
 dijs tribuerunt. Græcorum nanque antiquiſſimi poëtæ Homerus & Heſtodus (neque
 enim quicquam Græci habent quod ante illos citent) apertè ſtirpium diuinam eſſe originem
 teſtantur. Hic quidem dum homines ignorare tradit, quantũ in Malua & Aſphodelo re-
 conditum ſit. Nam ijs uerbis ſubobſcurè admodum herbarum uires in intimis earundem me-
 dullis reconditas eſſe, hominibusq; ignotas, nec niſi dijs ipſis, qui illarũ ſunt inuectores, per-
 ſpectas inuuit. Ille uerò, dum Moly herbæ laudatiſſimæ, & contra Circes ueneficia mirè
 efficacis, inuentionem Mercurio deorum apparitori acceptam refert, hominibusq; inuentu
 difficilem, dijs uerò nõ item, eſſe ſcribit. Quinetiam in ſuis Theriacis Nicander Panaces,
 quod ipſo ſtatim nomine morborũ omnium remedia pollicetur, à dijs ipſis inuentũ eſſe, huicq;
 adcò Chironium, Aſclepium & Herculeum appellatum, memoriæ prodidit. Quod græ-
 ci poëtæ particulatim atq; de ſingulis ferè generibus aſſeruerunt, hoc inter Latinos Qui-
 dius, quem unum pro multis nunc produxiſſe teſtem ſatis ſit, in uniuerſum de omnibus, dum
 ita loquentem de ſeipſo Apollinem fingit, affirmare uoluit, dicens:

Moſes ſcriptor
 omnium antiquiſ-
 ſimus.

Vetuiſtatis
 autoritas.

Homerus & He-
 ſtodus Græcorũ
 ſcriptores anti-
 quiſſimi.

Inuentum medicina meum eſt, opifexq; per orbem

Dicor, & herbarum ſubiecta potentia nobis.

Quare nunc omnibus perſpicuum eſſe arbitror, ſi antiquitatem diuinamq; originem ſpecte-
 mus, herbaria medicina nihil uſquam eſſe laudabilius, ſplendidius, honorificentius. Quod

Herbarie medici-
cine utilitas.

si uerò utilitatis magnitudinem, quam hæc ipsa hominibus affert, animo expendas, quid ea præstantius sit non uideo. Nam nulla alia re magis bonam corporis ualitudinem conseruamus, tuemur, sustentamus, quam stirpium omnis generis subsidio. Valetudine autem bona nihil neq; melius, neq; præstantius, neq; optabilius existit, utpote sine qua nec potētia, nec diuitiæ, nec ullæ aliæ res suaues, & usui esse possunt: ut præclare ab Hippoc. nostro dictū sit, ὁ δὲ ἐμὸ φελοῦς ὄσπρι ὅτε χυμᾶτων, ὅτε σώματος, ὅτε τ᾽ ἄλλων ὁ δὲ οὐδὲν, ἀτὸρ τῆς ὑγιείας. Neque præsentem tantum ualitudinem herbarum beneficio tuemur, sed & labefactatam & conuulsam ijs ipsis corrigimus, emendamus ac restituiamus. Vt enim apes ex illarum floribus materiam colligunt unde mel conflant, ita nos ex immensa earundem uarietate aduersus morbos remedia decerpimus. Porro cum innumeri ferè sūt morbi qui nobis à fronte,

Herbarie medici-
cine necessitas.

tergo, lateribus insidias tendunt, summè necessariam quoque esse exquisitam stirpium notitiam nemini obscurum fore, sed constare inter omnes puto. Neq; enim sine diuinis illarum uiribus ut à nobis propulsemus morbos licebit. Quantum uerò iucunditatis ac delectationis habeat stirpium cognitio, non est cur pluribus exponam, cum nemo sit qui nesciat nihil esse in hac uita iucundius, delectabiliusq; quàm fluias, montes, campos, uarijs ijsq; elegantissimis flosculis ac herbis redimitos & ornatos peragrarè, intentisq; oculis intueri. Voluptatem uerò ac iucunditatem illam non parum auget, si earundem facultatum ac uirium accedat notitia. Neque enim minor in cognoscendo, quàm aspiciendo suauitas & delectatio. Quare cum ueteres illi diuinam esse stirpium originem, easq; in tanta uita humana fragilitate non modò usum & fructum immensum habere, sed & summè necessarias esse animaduertent, non solum de hac parte medicinæ honorifice sentire cœperunt, uerum etiam nihil in ipsa natura quod suspicerent dignius, aut quod inuestigarent & perscrutarentur pulchrius, aut quod cognoscerent iucundius esse duxerunt. Proinde se totos & animo & corpore in earundem inquisitionem atque indagacionem contulerunt. Et hoc studio uestigandarum stirpium non plebeij tantum & abiectæ fortis homines tenebantur, sed & ex omni genere hominum potentia, diuitijs, prudentia & doctrina præstantes. Quanto enim illi generis nobilitate clariores, prudentiaq; & doctrina præstantiores fuerunt, atq; adeò de hac parte medicinæ incorruptius iudicare potuerunt, tanto magis ad seclaudum hoc

Iucunditas cogni-
tionis stirpium.

studium animi illorum sūt excitati ac inflammati. Hinc est quod plerique Reges, potentia & prudentia excellentes, neglecto interim regij fastigij honore, cum toto regie dignitatis sacellitio, per uasatas multarum regionum solitudines ire, inuia montium iuga peragrarè, lacus inaccessos lustrare, abditas terre fibras scrutari, hiantes uallium sequi specus, minime grauati sunt. Quod ut facerent, non tam eos immensa iucunditas & uoluptas, quibus tum fruebantur quum uaria loca uarijs floribus ac herbis ornata obibant, inuuitauit, quàm ut de humano genere, adeoq; tota posteritate optimè mererentur, & immortale nomen adipiscerentur, ardor quidam impulit. Quare de illis quas quisque inuenit sibi asserendis non minus acriter & strenuè, quàm de imperio, aut uita ipsa, qua nihil charius, dimicauerunt: id quod uerum esse multarum stirpium nomina testantur. Neque enim Polemonia herba alia de causa etiam Philetæria, teste Plinio, dicta est, quàm propter certamen inuentiois regum. Nonne Gentiana etiam ipsa, cui à Gentio Illyriorū rege eius inuentore nomen inditū est, satis docet quàm ille studiosus herbarum fuerit: utpote quem etiam inter media arma earundem indagacioni operam nauare, & Gentianæ rimari facultates non piguit, idq; nullo alio nomine, nisi ut hac ratione memoriam sibi perpetuam ac nunquam inter mortituram conciliaret. Porro Lysimachum Macedonum regem non tam animi magnitudo utriumq; gloria nobilitauit, quàm Lysimachia herba, quæ in hunc usque diem nomen eius retinet. Mithridates sanè, Ponti et Parthorū rex maximus, ne uiginti quidem duarū

Reges olim stir-
pium perferutanda-
rum stirpium mi-
nistrice occupati.

Gentio Illyrio-
rum rex.

Lysimachus Ma-
cedonum rex.

Mithridates
Ponti rex.

linguarum